

乐享春光

磨桂宾摄



## 清明杏花粥

◎耿艳菊(北京大兴)

天空灰蒙蒙的,含着雨丝,清明时节的天气,一个又一个春天,从诗经里走来,从唐诗宋词里走来,差不多都是这般。

雨丝风片,没有阳光朗照,却有杏花浓浓的花事。“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听风听雨过清明,有花有酒过清明。

杏花的清明,不是让人沉湎在苦痛里,埋头在伤心中,而是要抬起头,看这个花香相伴的世界,眼界清明,心境清明。

一首叫《杏花天》的宋词里写道:“软波拖碧蒲芽短。画桥外、花晴柳暖。今年自是清明晚。便觉芳情较懒。春衫瘦、东风翦翦。过花坞、香吹醉面。归来立马斜阳岸。隔岸歌声一片。”

春风徐徐的人间美景在一片杏花瓣里展露笑颜,站在春日的杏花树下,像站在一段葱茏静美的时光中。杏花一瓣瓣温柔地飘落在肩头,飘落在薄薄的春衫上,飘落在姥姥的竹篮里,走到我们的花瓷碗中,温暖我们的胃、我们的心。那是春天里独有的美味杏花粥。

我住的小区有桃花,却没有见过杏花。后面的荒地上有很多柳树,也没有杏花。如果不出门,是看不到杏花的。不过也不用急,或许在做早饭的间隙,不

经意地往外一看,见一只小燕子轻盈地从窗外飞过,一刹那的光影,便带来了小镇东头那片杏花盛开的消息。

这是姥姥告诉我的。她家的房檐下年年春天都住着一家燕子,燕子们欢快地往镇东边飞的时候,姥姥就拿起竹篮拉着我跟着燕子走。到了镇东头的那片园子,姥姥就不走了,那里的杏花开得粉粉白白的,好看得不行。姥姥不让我说话,怕惊扰了杏花,也怕惊扰了她家的燕子。我们就坐在旁边的木头上看杏花。杏花是静的,而燕子呢,我瞅便了天空也没看到燕子的影子。而姥姥相信,燕子是和我们一起在欣赏春天的杏花。

杏花树下还有姥姥的竹篮,和我们一样安静,等待着杏花瓣飘落在它的心底。

当竹篮里铺上一层鲜嫩的杏花瓣时,姥姥的心情似乎很好,一手挽着竹篮,一手拉着我,我蹦蹦跳跳甩着胳膊,姥姥也和我一起甩着胳膊走路,我们开心地甩着,像得胜归来。

竹篮里的杏花瓣是用来做杏花粥的,姥姥每年都要做杏花粥。我曾问她这有什么讲究或是祖上的风俗。姥姥就笑,哪有那么多讲究,不过是她自己小时候的一种习惯,那时她家有一棵杏树,她特别喜欢,常坐在树下吃饭,有一次杏花落在了粥中,喝起来味道香香的,她突发奇想,做起了杏花粥。姥姥从不摘树上正开的杏花,而是等待杏花自然地落在竹篮里。

姥姥说,这是人与花的缘分。

后来,我才明白,在等待的那一段时光里,其实是把自己从庸俗的生活里拽出来透透气,看看花开花落,静静心,过滤一下世俗那些琐碎的烦恼。

姥姥的杏花粥,让我再次想到《诗经》,尤其是“风”,那些流传在民间的诗歌穿过多少岁月的烟尘依旧与我们心心相印,是因为那一颗颗浪漫诗意的心灵让朴素平淡的生活拥有过明亮清新的春天。

## 春夜有雨

◎张志立(河南平顶山)

所有白昼最后的光,都在这里坠落。空气潮湿,校园寂静。春困偏爱于我,不想再走动了。总想一个人坐下来读读报纸,敲些文字,让心随夜一起静下来。

然而,冥冥之中儿子在呼喊。尽管只是隐隐约约的那么一两声,而儿子的影像,就真真切切地印在楼下。他满脸无奈,声音沙哑。

我弹簧似的奔至室外的走廊上,借助家属楼的余光四处张望——学校操场依然宽敞;甬道上的香樟树依然成行。春雨,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始飘洒起来。

沙沙沙,沙沙沙……细雨中没有儿子,只有微风裹挟着雨。一丝丝,一缕缕,仿佛河南卫视又策划了一部文化宣传片。

漫长的夜,有人抚弄种子,有人云端筑梦。不知道是年龄的问题,还是心理出现了异常,突然之间,我就对声音特别敏感。这样的感觉,近来愈发频繁。幻觉,像是一部小电影,刚刚开始,就又结束了。非常非常短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儿子小时候,胆小,不敢一个人去没人的地方。记得有一天早晨,天色灰蒙蒙的,校园里非常静。他想去西边的厕所,非要喊上一个人陪着。大家都拒绝,他宁愿忍着也不去。原来没上学的时候他还是很勇敢的!小狗、小猫、小虫子之类的,他还是能摸一摸;五岁的时候,因为找不到妈妈了,还曾一个人从鹰城广场沿园林路、光明路、联盟路、迎宾路回家。

后来,他又读初中高中,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思考,变得宛如春天刚拔节的枝条,多愁善感,懦弱优雅。他现在大了一,出省了,半年才能回一次家。我想,他已经长大了,他也要肩负着无限责任,不再单单为了自己快乐而奔跑,不再是春天里那个速滑少年。高考已经结束了,他依然沉浸在英语的世界里。考证、学车、做公益……

儿子成了我心中的牵挂。即使我一个人时,他的影像也会不时地跃进我的脑海,常在幻觉里听到他的呐喊,看到他似乎扭成麻花似的额头……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他在眼前上蹿下跳的时候,总感觉他不省心,但真正离开我,又总是想起他。以前听他喊“爸爸”,总感觉很平常,现在却很奢侈。因而梦里,总有他小时候的呐喊,他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刻在心底,已构成我生命中美妙的抖音。

沙沙沙,沙沙沙……雨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我在时光倒流的梦里,整夜没睡。

## 再回家乡

◎白晓辉(河南鲁山)

三年没回故乡,春节终于踏上归途。

中午到家,还未来得及歇息,母亲就催促我去山里游玩,说:“山里开发得可漂亮了,去看看。”我想先休息,第二天再去,可母亲说,“去吧,又不让你走路,让你弟开车送你。”她接着又说,“路修得可好了!”

盛情难却,只好往崇山峻岭深处进发。

眼前是宽阔的柏油路,与我记忆中的那条路完全不同。多年前,听说同学二慧在大山深处的里沟小学任教,我曾骑自行车去看她。那时,从石岭村往南还是土路,路面沟壑纵横,我只好时而摇摇晃晃地骑行,时而推车前行,七八公里路,大半天才到。

我沉浸在回忆中,抬头一看已到黄土岭,这是个出了名的险坡,以前经常发生事故,现在柏油路宽且平整,一点都看不出险要。

我给二慧发信息:“在不在娘家?”她说:“在县城呢。”我问她:“以前,是不是半个多月才到山外集市上买一次东西?”“可能更久。”她说,“往往逢年过节才出一次山。”

山里人零零散散地居住在一处处山坳里,没有商店也没有集市,距离最近的杨村集市虽然只有十多公里路,却因出行艰难,往往间隔几个月才出山采购一次生活用品。

那时,山里人种庄稼靠肩挑牛拉,遇到旱季会颗粒无收。最让人头疼的事儿是娶媳妇。山里的女孩子千方百计嫁到山外,山外的女孩子更不愿意嫁到山里,很多男人成了光棍。

说话间路过里沟村,一家人正办喜宴,酒店旁停满了车辆,热闹非凡。深山里开酒店,过去可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我继续问二慧:“山上的地还种吗?”“早不种了!”她说,“都种上了果树。”道路通畅了,城里人喜欢到山里旅游,到果园摘水果,吃山野菜,很多农户开了“农家乐”饭店,盖起了楼房,过上了富裕日子,原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条件好了,山里的女孩子也不再盼望嫁到山外,男青年也容易找对象了。

终于到达海拔四百多米罗锅顶上的云裳牧场,这是近两年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开发的旅游项目,占地一万多亩,是以游乐为主,集休闲、观光、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型生态旅游度假村。弟弟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山顶,孩子们欢快地去玩,我站在山巅四处眺望,只见连绵的青山覆盖满了蓝色的太阳能发电设备和犹如“大风车”的银白色风能发电设备,这里早已成为风能、太阳能发电基地。

云深处,旌旗飘!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积雪未融,春信已至,故乡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富裕!

